

「你阿爸死得早，我手頭沒有那種閒錢。」

臉上是不變的堅決，唯義起身，默默離去。

走到接近火車站時，倩芳喊着他，從後面追上來。

「哥，這是我自己存的一點錢，不多，你拿去吧！」

「謝謝。」

唯義接過錢，繼續往前走。倩芳則站在原地。

「哥……」

她喊他。

「嗯？」

他回了頭。

「不要怪阿母。」她對他說。

唯義似乎想要說點什麼，可是終究沒有開口，又繼續往前走。

那是唯義最後一次回斗南，算一算也有六、七年了。

他那次從斗南回到台北沒多久，阿霞就過世了。死因是出血過多，墮胎不當引起的。

他看着她過去，替她送終，也替她帶孝。六、七年來除了上堂子，不碰其他的女人。

有時他也不免把這一筆帳記到他母親頭上。他可以對他們伸出援手的。可是她沒有。

他母親病危時，家裏來了幾通電話，催他回去，可是他沒有回去。他也不是那麼十惡不赦的人，也許是對愛或孝順這樣的字眼感到陌生罷了。

火車在斗南站停了下來。

家鄉的一切，不用眼睛看，也能感覺出來。

唯義下了車剛走出月台，就被一群計程車司機包圍了。司機們念着斗南附近一些火車不經過的鄉鎮的名字，詢問他要不要搭車。這些地方，與他不相干的，他家離火車站也不過兩三百公尺。因此他突了圍，離開車站。

深夜的小鎮，街上一個人也沒有，偶而有呼嘯而過的大卡車，特別叫人覺得心驚。

有一隻野狗，好奇的跟着唯義，沒多久就無趣地走開了。

街上有家小旅社，招牌庸俗而晦暗地亮着。

唯義走到老家門口，蒼白的路燈，映着門上的白紙黑字——「喪宅」和「慈制」。

按了一陣電鈴，沒有絲毫反應，也許裏面的人，白天太累了。



改用手敲擊，先用掌，再用拳，鐵門的咚咚聲，是種聽覺上的震撼。

仍舊沒有人開門，唯義離開那裡，走到街上的小旅社。

旅社內的照明是紅色的燈泡，顯得詭異而晦暗。

櫃台內有一個歐巴桑在睡覺，唯義把她喚醒。

「我要一個房間。」

歐巴桑睡眼惺忪地看着他。

「有沒有身份證。」

唯義把身分證遞了過去。

登記完後，她領他到房間去。

房間內陳設已經很陳舊了，還飄着一股潮濕的霉味。

「少年仔，要小姐嗎？」歐巴桑問唯義。

唯義沒有答。

「天快亮了，陪你過眠，算休息的價，七百就好。」

唯義仍舊沒有回答，算是默許了。

歐巴桑剛走，就有人敲門。

進來的妓女，面露老態，看來至少上四十，不過也許沒那麼老，幹這行的容易顯老。

唯義不是多話的人，這種交易，更沒有開口的必要。

妓女把自己剝光了，躺在牀上，胸部倒還豐滿，唯義趴上去，又像賣奶粉的廣告畫片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唯義醒來，妓女還在熟睡，唯義洗盥、整裝後，在牀頭櫃上留了張千元大鈔，就走了。

當時天空正飄着雨。

唯義老家門前圍了些等着看熱鬧的街坊鄰居，他們都撐着傘，只有唯義空手，混在他們中間。

裏頭告別式的聲音依稀可聞。

有些人似乎認出了唯義，對着他指點點。

唯義無動於衷，只有雨水凝集在他的髮梢上，延着臉頰往下滴。

告別式結束後，幾個工人吃力地把唯義母親的棺材抬了出來，艱辛地弄上卡車。

送葬的樂隊開始吹奏起來。

送葬隊伍前面是樂隊，然後是載棺材的卡車，最後面是步行的親友。有些披麻戴孝，有些沒有，他們都撐着黑色的雨傘。

隊伍緩緩向墓地行進，圍觀的人逐漸散去。

唯義走到車站時，恰有一班北上火車進站，他買了票上車。

火車由啓動而緩緩開走，留下冷清的火車站。